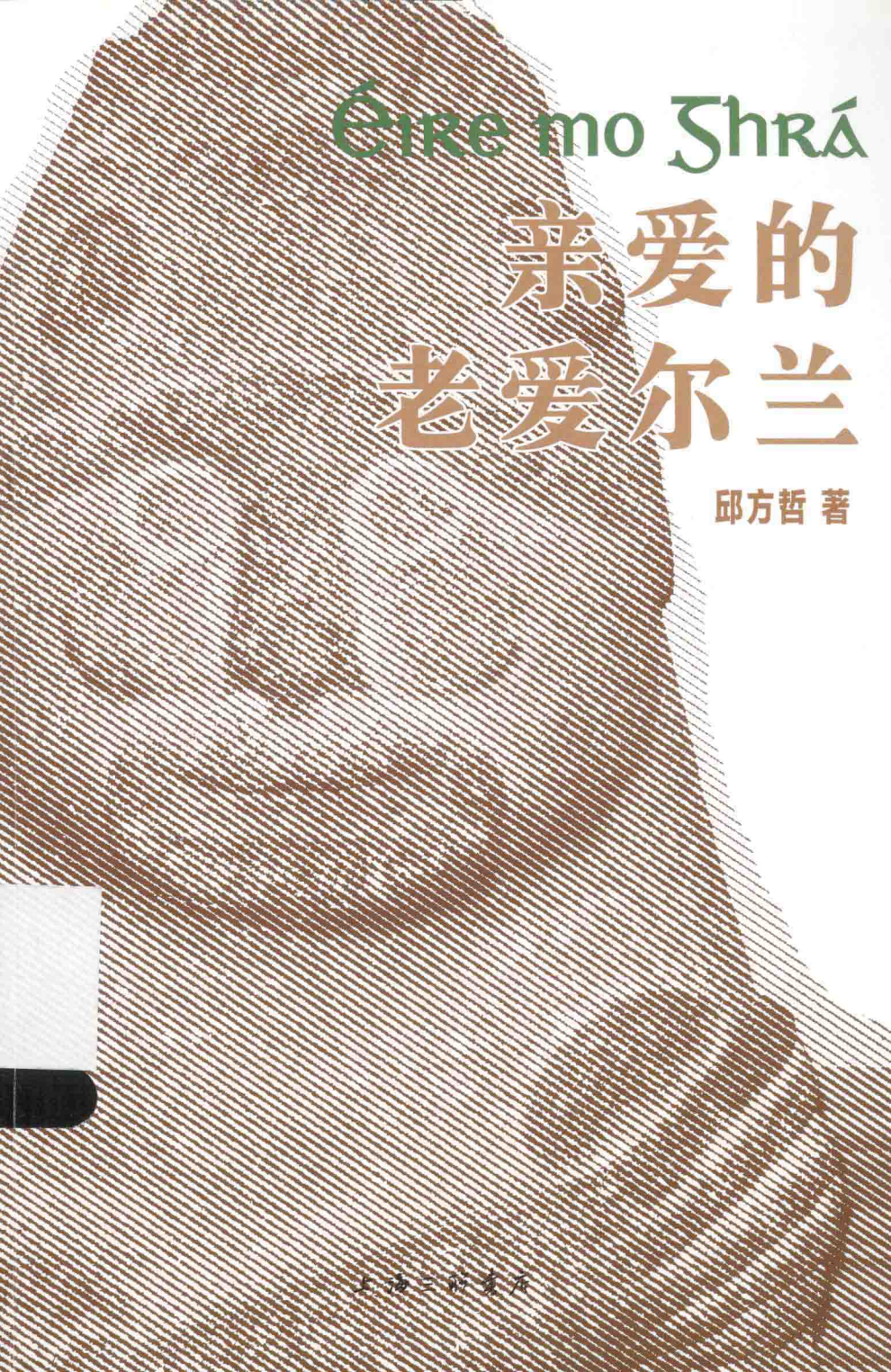




Éire mo Shrá

亲爱的
老爱尔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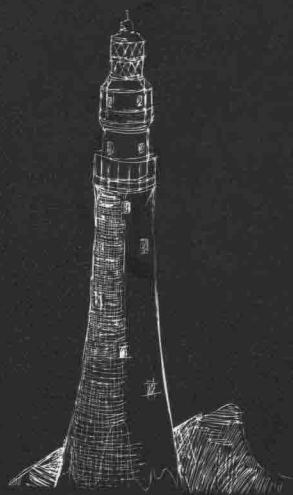
邱方哲 著

上海三联书店

Éire mo Shráid

亲爱的 老爱尔兰

邱方哲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老爱尔兰/邱方哲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
ISBN 978-7-5426-4923-2

I. ①亲… II. ①邱… III. ①爱尔兰—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56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0239 号

亲爱的老爱尔兰

著 者 / 邱方哲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王丹青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太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7.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923-2/I·949

定 价 / 24.8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仙丘”津逮(代序)

借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名,我想大约很多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凯尔特之梦”。方哲君这本《亲爱的老爱尔兰》对我这样外行又好奇的读者,不管是久候的津逮。却未曾想被邀来作序,于是惶然压过了荣幸,在电脑屏前踟蹰了半天。还是从结识方哲伉俪的缘由说起。

方哲君的文章在豆瓣常常拜读,虽然至今悭吝一面,不过早就听我的同窗兼同事闵雪飞女士说起。她口中的小邱是天赋异禀的语言通才。当年她去北大周末书市淘宝,只要有小邱同行,每次必有惊喜的斩获。直听得我心痒难耐,但由于拖延症的缘故终究没能成行,不过也分润到一卷《洛尔迦全集》。小菁来西班牙的时候,我正好在格拉纳达,略尽过一点地主之谊。还记得她在塞维利亚的弗拉门戈博物馆买了一顶小礼帽,伴她走遍了安达卢西亚又回到翡翠岛。从那时便常听她说起爱尔兰的种种,而每次读他们二人的读书札记随想,都有一种霍比特人从精灵女王所赠的秘粮中加添心

力的感觉。我对爱尔兰的想象与神往，除去叶芝和托尔金的影响，可以说都是拜他们所赐。

全书翻看下来，真如古人所说，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眼睛变泉水的母题令人印象深刻。加斯东·巴什拉在他《梦想的诗学》里说：“水是世界最初的目光”。失去眼睛而产生泉水，丧失视力而换来以泉源为象征的“真视”，或许暗示着从“看见”到“被看见”的神秘经验？圣经《创世记》里讲到身怀六甲的夏甲流浪旷野，在水泉旁与神不期而遇。她对神的称呼是：“你（是）看见了我的神（*Tu Deus qui vidisti me*）”，因而惊呼：“我岂不是在这里看见了那看见我的？”

“死亡是墨西哥人最心爱的玩具之一，是他们最永恒的爱”（帕斯语），萨文节的风俗唤起我昔日在墨城的回忆。比起墨西哥“亡灵节”时四处可见的五彩冰糖骷髅头，书里谈及的食物就正常得多了。“食在土豆岛”一章正可收入未来的土豆世界史。如果有一天在盖尔原野吟诵聂鲁达——土豆原产大陆的诗人——笔下的马铃薯颂歌，或许也不算太唐突：

你是被掩埋的白色玫瑰
饥饿的敌人
地下黑夜的食粮
各族人民取之不竭的宝藏……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小矮妖。小矮妖与芥川龙之介

笔下的河童显然同属水系,本雅明版本的驼背小人和洛尔迦研究过的精灵(duende)似乎是土系,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小妖精应该是风系……抱歉,有些读者这么快就沉浸在自得其乐的幻想中了。

以往常借约翰逊博士的名言作为掩盖自己宅属性的借口:“Worth seeing? Yes; but not worth going to see.”(值得看么?是的,但不值得去看。)然而这一回方哲君的书却让我有了翡翠岛朝圣的冲动。

且让我们从下一页上路。

范晔

2013年7月 畅春园

自序

“亲爱的老爱尔兰”，在海外开枝散叶的爱尔兰后裔谈及祖先居住的那座小岛时，喜欢用这个词，带着那么几分甜蜜，一丝怀旧，些许感伤。亲爱的老爱尔兰，贫穷而富饶，灰蒙蒙的都柏林，喧闹的贝尔法斯特，伦斯特苍翠的山谷，狂风呼啸的多内加尔海岸，狂欢的守灵夜，精灵出没的树丛，散发着泥炭烟和酒香的小酒馆，还有爷爷在火炉边讲故事的低矮的茅顶房，那个回不去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总在召唤我，她名叫亲爱的老爱尔兰
我离开故土，远渡重洋流浪他乡
每当我看见船只等候在港
总想跳上甲板，大声说：

“请带我回亲爱的老爱尔兰，哪儿都好
康尼玛拉的湖泊或者多内加尔的高山

只要我归家，不再流离在异国的海岸
收下船费，噢，带我回亲爱的老爱尔兰。”

那么多年来，我再没见过挚爱的故乡
只能回味童年的快乐情景
心中的渴望每日渐长
何时才能重返家乡？所以我要说：

“请带我回亲爱的老爱尔兰，哪儿都好
康尼玛拉的湖泊或者多内加尔的高山
只要我归家，不再流离在异国的海岸
收下船费，噢，带我回亲爱的老爱尔兰。”

民谣《请带我回亲爱的老爱尔兰》，演唱：

凯文·奥康纳(1899—1997)(Cavan

O'Connor, *Take me back to dear old Ireland*)

简简单单一声称呼，展开却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一切自中欧云雾缭绕的雪峰开始，飘洋过海到达欧洲极西的翠绿岛屿，繁衍生息，孕育出独特的文化，在湖光山色掩映的修道院绽放异彩；之后又历经劫难，被入侵者的浪潮推挤到贫瘠偏僻的大西洋岸边，从那里再次远渡重洋，流落异国，隔着万里波涛，惟有思念守望亲爱的故乡。逝去了的是老爱尔兰，代代相传，千年从未断绝的是传说和歌谣。直到一天，被

一个过路的异乡人听见。他也想做一位故事的歌手，把爱尔兰唱成一部绵长悠远的史诗。

我结识爱尔兰，始于九十年代末昙花一现的打口碟市场。彼时，来自欧美的文化资料奇缺，尤其是音乐，从杂志电台和摇滚友人那里听说许许多多传奇般的乐坛名字，却无缘亲闻他们的作品。后来有人介绍，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溜进一座商务大厦，在三楼一列了无生气的小商品柜台后面钻过一道门帘，豁然来到一片满是宝藏的新天地，不分类，任挑拣，论张甚至论斤卖。许多同时代的文艺小青年大都有相似的回忆。我的嗜好之一是挑那些没听说过的国家和乐队，尤其偏好文字看不懂的传统音乐。就这样碰到了爱尔兰的 The Chieftains、La Lugh、Altan 等乐队。我才首次知道有爱尔兰语这种语言，爱尔兰的音乐既幽静又欢快，居然如此动听。

然而当时 CD 里附的歌词对我而言完全是天书，最大的一个谜是拼写和发音完全对不上，那么多元音哪去了？无处不在的 H 读音是什么？我发誓要学会爱尔兰语，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我留学荷兰，在小书摊上发现一本二手的自学爱尔兰语教程，激动得无以复加。当年国内书籍和信息的稀缺，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于是踏上了不归路：从现代爱尔兰语到古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到浩繁的中世纪凯尔特文学，到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和信仰。我选的事业看起来可能出人意料，其实每一步都有迹可寻。

可是关于爱尔兰，该说什么好呢？它是那么复杂，数年来我住在这座岛上，研究它的历史和语言，游历它的山川城镇，倾听来来往往生命的故事。我享受过它明媚的滨海夏日，也曾被它连绵的冻雨淋得透湿；我目睹过年轻、繁荣的活力都市，也曾经过许多凋零朽败的街区。愈是与爱尔兰熟识，就愈发感觉这座神奇的岛屿充满了如此多的矛盾特质，让我惊奇它们怎么可能共存。

比如说，我身边的爱尔兰人都随和亲切，街上陌生人相遇也会点头致意，互问一声好，少有种族和阶级的偏见；但是这分明又是一个长年被宗教派别对立撕裂的国度。在它宁静安详的绿茵乡间，人们几乎是夜不闭户，然而直到不久前它的城市还笼罩在恐怖暴力的阴影下，今日某些地方仍能看见布满弹痕和焦灼的街垒与充满仇恨的口号。他们的宽容热情似乎仍难以治愈教派裂痕带来的伤痛。

又比如说，爱尔兰共和国的人口大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历史上爱尔兰曾产生许多杰出的圣徒和浩瀚的基督教学，处处是宏伟的教堂和富庶的修道院，教会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爱尔兰的教士们却记录了欧洲最多的异教故事，民众的风俗和传说里也充斥着前基督教信仰，“凯尔特诸神”俨然成为新异教的领军神灵，这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爱尔兰人自豪于自己的凯尔特血脉，却大都不会说爱尔兰语；他们拥有一大批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这些文豪用英语写作，却从盖尔人的浪漫往昔中汲取灵感并创造了

爱尔兰独立的民族性。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幽默散漫，天性乐观，然而他们的歌谣和文学却染着挥之不去的深沉忧伤。这个国家很年轻，独立还不过百年；但它又很古老，有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的大型古迹。它常被殖民者视为蛮荒，却又享有中世纪“知识之灯塔”的美誉，拥有全欧洲最丰富的民族文学。它非常保守，又因为跟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格外流动和开放。它的土地肥沃平坦，气候温和，出产优良的牲畜和粮食，然而有一段长时期人民却食不果腹，一贫如洗，仅仅一场土豆歉收就夺走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这座不起眼的岛国，面积只相当于重庆市大小，人口六百多万，地处欧洲的边疆，却以它强大的文化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整个世界。爱尔兰人为自己小小国家的丰厚文化遗产骄傲，而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在现代化的外表下，爱尔兰的悠久历史实际上从未断裂，每一处风土、每一种人情都能追溯到传奇般的历史时刻或独特的民俗传统。我跨过整个欧亚大陆来到这里倾听它悠长的歌谣，把它的前世今生译成我的母语，细细解开讲述给中国读者听。这不是一本《孤星指南》式的旅行手册，也不是一堆走马观花的异国奇闻剪辑，而是萃取了爱尔兰最富历史积淀、最引人入胜的文化面貌，把它们织进同一张网络，还原爱尔兰独特的矛盾气质产生的根源。惟有掌握过去，才能通晓现在，读过这本书，当你们真正踏上爱尔兰的土地，翻开爱尔兰作家的作品，甚至只是看见关于爱尔兰的新闻，都必定会对你的所见所闻，对博大精深的爱尔兰文化和纯朴热情的爱尔兰人民有更深层次

6★ 亲爱的老爱尔兰

的理解。

愿你们在我的字里行间也能听见青翠田野间潺潺的雨声，看见高十字架在夕阳下的剪影，闻到威士忌醇厚的香气，爱上古老、美丽、谜一样的老爱尔兰。

爱尔兰，传说与梦幻的国度。

目录

自序 / 1

一 隐遁的诸神 / 1

二 谁是凯尔特人? / 31

三 圣徒保佑您! / 66

四 猛犬英雄 / 94

五 幽默与美酒 / 120

六 教会与社会 / 146

七 绿野妖踪 / 168

八 食在土豆岛 / 189

九 爱尔兰 Q&A / 211

附录 / 221

爱尔兰人名 / 227

后记 / 231

一 隐遁的诸神

经济繁荣的时候，看似源源不绝的金钱让人们在无论事业选择和生活习惯上都发展出一些让他们此后不得不缩紧裤腰带时后悔莫及的趣味。爱尔兰人也像全球的乐观人民一样捧热了房地产市场，大肆购买奢侈品；但是“凯尔特之虎”的年份留给爱尔兰的不仅是烂尾楼盘、蒙尘的跑车和巨额按揭欠款，还有两件别的地方不易看到的繁荣后遗症：改行的考古学学生和无处不在的文化遗产中心。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依靠低税率和廉价劳动力富起来的爱尔兰在考古项目上非常慷慨，大学和各种机构得到了丰厚赞助在全国四面开挖，那个时候到爱尔兰的中国旅客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只不过这里的工地都只是向下发掘，从没有向上的建树。当被奖学金和光明前景吸引来的考古学生毕业时，金融海啸来袭，一夜之间资金断绝，爱尔兰乡间又恢复了宁静，只好纷纷转行。毕竟烂尾的考古工程比烂尾楼容易解决，大约是把土填回去就可以了事。跟着

考古队来的是文化遗产中心(heritage centre),许多是由郡乡政府甚至私人投资兴建的,只要一个地方有点历史意义,哪怕只是一个国王曾经驻扎过的土包或一所修道院的残垣断瓦,也会有人建一个文化遗产中心,包括旅客中心、餐厅和展厅等等,售门票卖咖啡。可惜经济好景不再,许多已经撤掉或者依靠政府拨款过活。

实话说一哄而上虽然不理智,有钱的时候把钱花在发掘保护历史上却不失为一件好事,比挥霍在无谓的战争上好太多了。有意思的却是为什么爱尔兰人对自己土地上的遗迹如此着迷。个中的原因当然有文化自豪感,有寻根和证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土地在精神上的结合确实不一般,而且这片土地确实有太多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从迷雾笼罩的史前时代开始,到基督教来临之后,甚至到现代,古老的诸神和精怪还在田边林间和人们的意识深处徘徊,神圣的地貌还无言地矗立着,见证人和大地不可割裂的血缘。

白牛女神的子宫——波茵河谷

要说爱尔兰有什么不可不游的景点,我一定会推荐波茵河谷(Brú na Bóinne, Boyne Valley)的遗址群。从都柏林出发向北 30 公里左右,波茵河有一处拐弯,围绕着肥沃青葱的田地和山坡,这里保存了一批人类文明最早的宏伟建筑,甚至要早于埃及金字塔的建立。

波茵(Bóinn)这个名字就很值得一提。它的意思是“美

丽或洁白的母牛”(Bó-fhinn), finn 来自凯尔特语的词根 * windo-, 它还在欧洲大陆上留下不少痕迹, 例如奥地利的维也纳(高卢语 Vindobona, “美丽的低地”)和瑞士的 Windisch (Vindonissa) 名字都跟它有关。传说达南神族(见下文)曾有一个成员 Nechtan(这个名字和罗马海神尼普顿 Neptunus 同源)住在这一带, 他的妻子名叫波茵。她因为好奇打开了丈夫汲取神秘知识的魔井。可惜好奇一般没有好下场, 作为惩罚, 三股大水从中喷涌而出, 夺去了她一条腿, 一支胳膊和一只眼睛。她惊慌逃走, 可是大水在她后面紧追不休, 形成了波茵河。这个故事出自 10 世纪的《地名传统》(Dindshenchas) 一书, 该书用诗歌和散文夹杂的方式搜集了大量和早期爱尔兰各个地方相关的传说, 其中很多像波茵的起源故事能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 而波茵本身也许就是一位女神, 因为不仅红耳白牛在爱尔兰的传说中被视作神灵的畜群, 具有某种魔力; 单腿单眼单臂的女人还出现在文学里, 预言着国王和英雄的毁灭(例如库呼兰之死, 见“猛犬英雄”一章)。

Brú 一词原意是“边缘, 河岸”, 也可作“腹部, 子宫”解, 波茵河湾勾勒出平原的边缘, 但既然波茵是一位女神, 这个词也应该是她作为母亲哺育大地和人类的子宫。说到哺育万物的母亲女神, 爱尔兰南部有一处圣山叫做“阿努女神的双乳”(Dá Chich Anann, Paps of Anu), 是两座对称、圆润的山峰, 从远古时起人们就在山顶上立起两座石塔, 远看去仿佛女神的乳尖。全人类都有类似的信仰, 认为大地的轮廓是由神明的身体形成的, 不说远的, 泸沽湖边的摩梭人就崇拜形似躺卧的

格姆女神的圣山，三峡曾经的著名景点之一神女峰，甚至夸父逐日最后身体分化为天地万物的故事也都属于人类学和神话学所称的“身体创世”和“身体象征”范畴。有趣的是无论具体的信仰怎样变迁，一些千万年的文化心理沉淀下来，已经牢固地构成我们思考和审美的底色，不自觉地引导着我们对新事物的解释。例如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形似毛泽东轮廓的“毛公山”，吸引大量游客前往观赏。纪念伟人事迹虽然是现代的，纪念的方式背后透露出的心理却和千年之前别无二致。



“阿努女神的双乳”，凯里郡(Co. Kerry)



毛公山，中国海南